



# 自些大侠

通俗文学丛书

# 自些大俠

宋 橋 剛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# 自然大快

宋 梧 刚

\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\*

开本, 787×1092 1/32 印张, 0.25 字数, 130 千字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, 1—323,000 册

\*

书号, 10058·942 定价, 0.92 元

这是一部描写我国自然门大武术家杜某的章回小说，但，既为小说，当然不完全是真人真事了。自然门是近代武林的一个奇门——即所谓不列少林，不在内家，却似少林，也似内家；亦虚亦实，亦刚亦柔；亦讲“着”亦不讲“着”；以气为归，以神为本；集各家之精粹，树打法之新裁，随意所如，自然而然，故谓之自然门。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 撕榜示戮痼痼..... ( 1 )  
迎师傅真真假假
- 第二回 矮八怪烟管画圈..... ( 6 )  
顽徒儿拳刀皆败
- 第三回 不甘心捆棍再逞强..... ( 9 )  
自然师烟管又得利
- 第四回 屡失利顽徒三寻仇..... ( 12 )  
怀慈爱师尊勤教诲
- 第五回 满怀敬意友伴话矮师..... ( 15 )  
一片热忱异人传绝艺
- 第六回 高山绝顶再显奇能..... ( 21 )  
月圆功成飘还道窟
- 第七回 肩重任独鏖走西南..... ( 25 )  
救苗胞上梯传秘方
- 第八回 再生坡缩功歼强盗..... ( 31 )  
药王线飞弹救药农
- 第九回 土郎中晤面讲虎茹..... ( 36 )  
江湖客临行受灵药
- 第十回 铁头欺茶水伦佬..... ( 40 )  
鏖师痛击一指徒

• • •

- 第十一回 黑主开宝腥气熏天..... ( 48 )  
 侠客藏仇巧言别店
- 第十二回 杜心武二上绝虎山..... ( 49 )  
 云片花刺透拳黑主
- 第十三回 藏身躲影呼心武横奔..... ( 53 )  
 热血沸腾背难女迎敌
- 第十四回 五虎断门刀利影刺..... ( 56 )  
 自然走圈功似箭如星
- 第十五回 点穴术点人还点己..... ( 59 )  
 破生死破己却破人
- 第十六回 奸计考拳淫棍惨死..... ( 62 )  
 一心仗侠弱女倾心
- 第十七回 斩断情丝续赴风云道..... ( 68 )  
 尊师重学昌大自然门
- 第十八回 杜大侠裹尸返局..... ( 73 )  
 众髻头披挂赴边
- 第十九回 楚雄店夜话异闻宗宗..... ( 80 )  
 将军洞寻仇难关重重
- 第二十回 功败垂成心武陷身混楼内..... ( 91 )  
 绝处逢吉药农报恩驿道中
- 第二十一回 情侣不亡侠医得幸..... ( 97 )  
 救人有术善后多方
- 第二十二回 感通寺净修谈禅..... ( 103 )  
 中和峰余忠泣别
- 第二十三回 大侠寻仇大观楼上盐泉显影..... ( 107 )  
 美人溅血西王宫内奇士助拳
- 第二十四回 负重任大侠返故国..... ( 116 )  
 焚天香三柱合洪英

- 第二十五回 搜龙头风雨洒大江 ..... ( 120 )  
平斗欧青洪归一统
- 第二十六回 双龙头北地经寒 ..... ( 129 )  
东北虎荒原试杰
- 第二十七回 关东侠连越三关 ..... ( 135 )  
牛马怪逸沉天池
- 第二十八回 山主服输附驥 ..... ( 141 )  
九派合流归海
- 第二十九回 黑龙岗群雄送别 ..... ( 151 )  
马关下奇杰抒怀
- 第三十回 才东归西行又急 ..... ( 156 )  
为盟券哪顾身家
- 第三十一回 对“秦子”初试胜利 ..... ( 161 )  
显坚贞再越难关
- 第三十二回 幻想绿转成蛇眼绿 ..... ( 168 )  
不畏怪终伏大蟒怪
- 第三十三回 铜钱玗湾鳄救死扶伤 ..... ( 173 )  
通讯附述评善恶扬善
- 第三十四回 立宪报机关算尽空聪明 ..... ( 178 )  
杜大侠能单能驾真英武
- 第三十五回 功夫客也是礼义中客 ..... ( 184 )  
论拳术并论家国兴亡
- 第三十六回 旋转中依旧巧对泰拳进击 ..... ( 189 )  
得手后不忘感化海外仇家
- 尾 声 ..... ( 192 )

## 第一回 撕榜示疯疯癫癫 迎师傅真真假假

“心武，又有人撕招师榜了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一个外乡人！”

“什么样儿的？”

报信的邻居噗哧一笑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你看后就明白的。”

心武连忙放下手中的兵器，稍整衣冠，急步赶了出来。

一看，难怪邻人发笑了。

那人正骑在门口石狮上。招师榜呢，已给他卷成一个纸媒儿，点着火，在给他那根旱烟管上燃烟呢！

再细看他的尊容，更不敢恭维了，高不过四尺，头发又黄又稀，颧骨高突，一张典型的四川猴脸，连鬓胡却白而硬，不亚于刺猬，举手投足，都显得笨乎乎的，声音又是那么啞哑……

“这哪象个练过功夫的人呢！”他禁不住思忖了。因为几乎所有的师父都说过：功夫高深的人，都是童颜鹤发、脸



色红润、双目闪光、声如洪钟……

“你敢莫是小主人吧？”那矮老头问话了。

心武点点头。

“可恼你那家人。”他喷责了：“老朽我来个‘物尽其用’”，他摇摇手中纸媒，“他还不许咧！”

噢！疯疯癫癫，看来他连榜文也没看呢？真想几句打发他滚蛋。偷眼再看，矮老头却已站在石狮上“巴啦”烟了！又觉有些奇异。联想起往日传奇书里写的奇人异事，特别是想起前些日子一位远出寻师的好友转来的话，又不敢开罪这老人！但年轻人火气太盛，尽管脑海里在说：还是小心为上！却终于问话了：

“大师父撕下招师榜，不知有何种能耐？”

“老朽无能。”

这话回答得虽然乏味，不过证实他还是看过榜了。心武便继续问：“那么，大师父在武功方面，一定总有一门见长了！”

“一无所长。”

“呵……”他想再探，只是话还在舌底下转，这矮老头已火冒三丈了：“我又非卖浆者流，滥竿之辈，不合，我这就走！”

“好硬的生意！”心武暗自伸舌了！也许有点斤两：“艺高人胆大”嘛，就算真是江湖骗子，以后再收拾好了！脑子里这一转悠，终于向矮老头拱手：“请！”

矮老头踱着方步跟了进来。又在床上一个双盘坐起，喷着烟圈儿出神了。

心武把房子打扫熨贴，重又坐下，当然还想询问点什

么。矮老头似乎厌倦似的：“今天我也走累了，你也想累了，大家累了，彼此算了！你是小辈，可能还要问个‘仙乡何处？尊姓大名’什么的。老朽山野穷夫，两脚便是家；少不入学，何来名号？他人为了方便，见老朽手脚徐缓，就用了个徐字为姓，你就高兴时喊声徐师，不高兴时唤个徐头吧！唉唉，随便怎么叫都行……”仍然象疯又不疯的。心武插不进油盐，只好走了。

出得门来，只见邻居亲友、特别是少年要伴们，一个个笑得打滚，有的还不停地用手帕揩擦笑出的泪水，风言风语，蜂子似的嗡来：“亏他好眼力，看中了这么个拳王！”

“更亏他好耐心！不然等得到这么个疯子般矮老头么？”

读者一定纳闷：这杜心武为的是什么？把这么个矮老头也恭恭敬敬请进来呢？

说起来，话倒长啦！原来他本是芙蓉国澧水河畔一家书香之后，只因父亲早逝，寡母理家，常受欺凌；当地又土匪甚多，居住不安；特别是九岁上一次赶圩途中，险遭强人所害。亏得一个挑杂货担儿的老头，一条打湿的罗布头帕，舞动起来，既象软索，又如弹棍，把那十来个蒙面大盗打得落花流水，缺胳膊短腿的。那老头临别时抱起小杜，说道：

“娃娃！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防身之术是不可少的！”打那回来，他就吵着妈妈要学武艺，连个名字都由“星五”改称“心武”了。最先访了个于老道，此人武艺精湛，所居寺院都封了门，凭轻功飞进飞出，又有“一着胶”硬功，五指如同钢爪，可惜因错伤道友，老道黯然飘身远去。心武只好在四近乡里，寻师访能，先后拜了十一位草莽高人，学的也真叫五花八门，什么少林十八罗汉手，武当

长拳、三十六路大擒拿、七十二路地趟腿，乃至刀、枪、棍、斧、钺、剑、杵、锤、戟、槊、环、拐、鞭、钯、叉、钩、铜等十八般武艺，以及袖箭袖蛋袖弓弩，飞石飞弹飞蝗石之类暗器，都已是样样皆能，虽不能说炉火纯青，却均得师传八九。方圆百里，已称得上“无人敌”了！自不免有些飘飘然。只是他毕竟从小攻书，知道天外有天；又天性好学，想在高山之上攀绝峰。然而附近能人，均已求遍，谁来引他更上一层楼呢？

娃娃家是敢于异想天开的。古人搞过招贤榜，他便着人在附近通衢要道上，贴上一张招师榜：“凡交手能胜我者，即拜为师，酬金从优。”

开始半月，应聘者倒也真是络绎不绝，来人倒不一定是想得点酬金，多半还是想来见识一下这位年方十三的乳臭未干的小将。那知见面胜似闻名，一个个都成了手下败将，跌得眉青目肿而去。渐渐地，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了。不料消息传开，激怒了一位武当山游方道人。那天正是元宵，在放焰火的时候，那道人走进门来，一撒手，“刷、刷、刷”，将厅屋悬挂的荷叶灯通通打落，随又显亮那身捷如燕的腾挪功夫和探囊取物的熟练手脚，一一接住捧置于香案上。

家人报信后，心武知是特来较量高低的。毕竟娃娃气盛，咚咚几下走了出来，不多言语，就交上了手，那道人看来深得张三丰祖师内家真传，步法虽然沉缓，拳风却着着显力。心武小心地施展提纵术，左起右跃，道人也不易着手。忽然，只听得道人一声狂笑，原来，他趁心武跳来时，身子一蹲，右手将他脚抓住。也许是由于轻敌，或想炫耀自我，他并未急于将心武摔了出去，反而单手擎起，嘿嘿直笑。那知

“嘿嘿”不过两三声，接下来的却是一声惨叫。原来这破绽是心武有意露给他的。待他举起，本欲用那多年练就的“一着胶”神力，铲伤他的头部。但手触头皮，忽地想起他的师父于老道那次误伤道友的教训，就不敢下插，只用手掌一搓，谁知毕竟功夫已深，轻轻一搓，也竟擦去了老大一块头皮，鲜血直渗，无怪于道人惨叫了！

自那以后，半年过去，鬼也没一个上门了。心武向上的心虽炽热如初，向上的路却仿佛走绝了。正是“水复疑无路”，却又来了个“洞开别有天”。一个远出寻师的好友捎来一个传说：峨眉自然门祖师下山访道，出川入湘，物色徒弟，传授衣钵，可能前来澧水……叮嘱其务必隆重接待，否则将遗憾终生，云云。

真是祖师临门？还是滥竽再世？

## 第二回 矮八怪烟管画圈 顽徒儿拳刀皆败

“老东西这两天怎样啦？”心武轻声地问家人道。

“问什么？”那家人显得不耐烦的样子：“还不是把把黏饭、饭黏把把——一模一样！”

的确，那矮八怪还和以前一样，还是高高蹲在方椅上，闭着双目，一口一口地吸着云南烟叶，甚至心武有意弄得桌椅直响，也不理不睬，连眼睛也不睁一下。

“徐师父”，心武禁不住放炮了，“您总得教我一些什么吧！”

“你想学什么就教什么。”矮师父要紧不要紧地说道。

“我晓得，还要你教？”心武气急，出口已是一团火了。

“好——好——”徐矮师父拖声拖调地从桌上梭下：“教你做做内圈手，活动活动吧！”只见他蹲在地上，用那三寸铜烟管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圈，自己作了个示范，简单得很，就是绕着圆圈，矮桩舞手疾行。

开始，心武还以为这不过是入门考验，便从晨到昏，规规矩矩转来转去。一天过去了，十天过去了，他渐渐沉不住气了。一月过去，师父也只是教他在圈内增添了些交叉穿插

而已，一种受骗的感觉刺激着他，使他变成一头愤怒的狮子，他怒声询问矮师父了：“师父，你这种功夫，是为击人用的呢，还是防身用的呢，或者是为舒筋活络用的呢？”

矮师父仍然闭着眼睛，叭哒着烟，要紧不紧地回答：“皆可用也！”

“师父”，心武更加按捺不住了：“你说这话不觉得脸上发烧么？”

“嘻嘻，为什么要脸上发烧？！”

“好。”小心武完全被激怒，便说出那牛踩不烂的话了：“能不能来试一试呢？”徐师父却依然笑嘻嘻地：“尽可试试！不然，岂非为师者欺逛弟子了？！”

顽徒儿禁不住跃向师父面前。只是，审视一阵后，却又动了恻隐之心：“师父呀，实不相瞒，我看你难受我一拳，你还有他种特长么？”

徐师父却一副老样子，笑着答道：“你还是先用拳头来领略一二吧，刀枪器械之类，以后不妨再试。”

“那就请师父留神了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心武以他那赛过猿猴的敏捷，左右挥拳，手足并进。怪得很，无论你使出“饿鹰扑食”也好、“猛虎出林”也好，眼看拳头脚尖到了矮师父的脑际身边，却一下也未能击中。直把个心武躁得遍体生烟，挥汗如雨，气喘如牛，而矮师父却象没事人一般，仍然手袖铜烟杆，慢悠悠地叭哒着，甚至望闼出神，仿佛根本不曾发生过比武这件事似的。

这满不在乎的神态当然更激怒了心武。“嘿！你不过仗着个儿矮小，容易戴头躲尾，占些便宜……真有点本事，我们就试试刀枪吧！”

徐矮师父回答：“悉听尊便。”

心武便从刀枪架上取下极锋利的大砍刀一把，说道：“你也在架上，选取一把吧！”

“无须，无须”。徐矮师父摇了摇手：“随手宝物，有此八寸一具铜烟杆足矣！”

“看来，是这只老妖物不想活了！”便散开刀法，横直架去。

### 第三回 不甘心稠棍再逞强 自然师烟管又得利

霎时间，一道寒意逼人的青光圈，在徐矮师父的身边翻滚着。多少次呵，那寒光仿佛要沾着矮师父的身子，可是听到的却依然是满不在乎的“嘻嘻”声。心武气极，抖擞精神，一步更比一步逼紧，刀风呼呼直啸。“好！”心武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他看到已把徐师父逼到一张太师椅后，再后则是一扇青砖墙，还有哪里可走？！于是，他高高举起大砍刀，奋力劈将下去，但听得“铮”地一声。看信，你准会以为砍着吧！却原来砍进徐师父面前那张太师椅上。更怪的是这位矮师却已经又盘膝端坐椅上，实际上也是坐在刀背上，依旧抽着他的云南老烟叶，一边又“嘻嘻”不止地东张西望了。心武实在气得切齿咬牙，想用力抽出他的刀再拼搏一番，可是，徐矮师坐在那里硬似添了一座千斤闸。他面红耳赤，那矮师父却把那根铜烟管放在他头上梭来梭去，仿佛给徒儿搔痒似的：“娃娃，余真欲击汝时，此大好头颅洞穿已久矣！”他慢条斯理地说着，象教诲也象抚慰。

好胜心极强的心武哪里肯认输呵！这悠悠的抚慰更使他气愤。两次都失利了，他还不愿吸取教训：“你只不过是仗着体小善跳、这地方又窄……真有能耐、敢跟我到后园草坪上



比试棍术么？”样子好似一只好斗的小公鸡。“这又何难！”徐师父仍然平静得很：“你就是到天边，我也可以奉陪到底。”

你道杜心武为何数败之后，仍傲然要求比棍？只因他近几年曾下狠功夫练了一种绝技：专用一根七尺五寸的稠木棍，场地上放置重四十斤的方石两块，中间各凿一孔，当他舞动长棍，上下翻飞，风雨难入的时候，陡然将棍穿插孔内，挑起左石往右，右石搬左；前石挪后，后石移前……日操夜练的结果，使他目光准确。膂力倍增，穿动巨石如扫除灰尘。请想想，如此棍头插向人身，还能不被挑出数丈以外，跌个半死不活么？

小心武预计这一番稳操胜券，来到宽坪之后，终于得手，将棍穿入徐矮师父的左裤腿内，“哎哟！”矮师父抬高左腿，仿佛想要溜走。心武就势一插，竟将棍穿插入徐师父裤裆，挑起丈许高，仰面大笑：“嘿嘿，看你还有什么妙法？”

谁知这矮师父可真不一般：能把他挑起，却摔他不出。他骑在棍头上，如胶似漆般一动不动。等心武棍棒落地，他却好一似坐滑竿一般溜下，和心武鼻子碰鼻子，撞了个正着。心武情知，这下怕又要吃亏，连忙丢棍，想要后退。那知这时的徐矮师，却敏捷异常，手中那看来平常至极的八寸铜烟杆，“朵”声敲下，不偏不倚，正磕中心武右手拇指的关节筋上，直痛得他四肢发麻，圆心起颤。心武只好含着眼泪紧握痛指立在那里……

第三次又败北了。但是，心武仍然觉得师父只不过敏捷一点，有些防守功夫而已，内心仍不服。不过，既然打他不